明代的紫禁城

外朝规划体现的等级与礼仪制度

李燮平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明清皇宫宫殿建筑史

明代的紫禁城仿自南京宫殿，南京宫殿仿自明中都城，虽为仿建，但各有不同。永乐皇帝在北京修建的紫禁城在整体设计理念上继承了南京宫殿的建造思想，其建筑整体规划更能体现皇家等级制度的森严和礼仪制度的完备。紫禁城的外朝区域，作为明代紫禁城规划的代表，其规划十分到位，将等级与礼仪制度于诸多细致入微之处巧妙地予以体现。紫禁城自建成之后的六百年，未修、未动过的建筑可以说没有，但自明永乐朝规划下的整体布局则无根本改变，这充分反映了明代紫禁城规划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元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年），朱元璋在钟山之阳（今南京紫金山之南）仿安徽凤阳中都城建造了自己的第一座正式宫殿（即新宫，后来的南京故宫），这可以说是明王朝的第一座皇宫。之后的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年）、洪武八年九月到洪武十年十月，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年），朱元璋都对南京宫殿进行了改造，使其更加完备。

建文四年（一四〇二年），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攻破北京，正式即位，次年改元永乐。永乐四年（一四〇六年），朱棣



明人绘　明成祖像轴

绢本设色　纵二二〇厘米　横一五〇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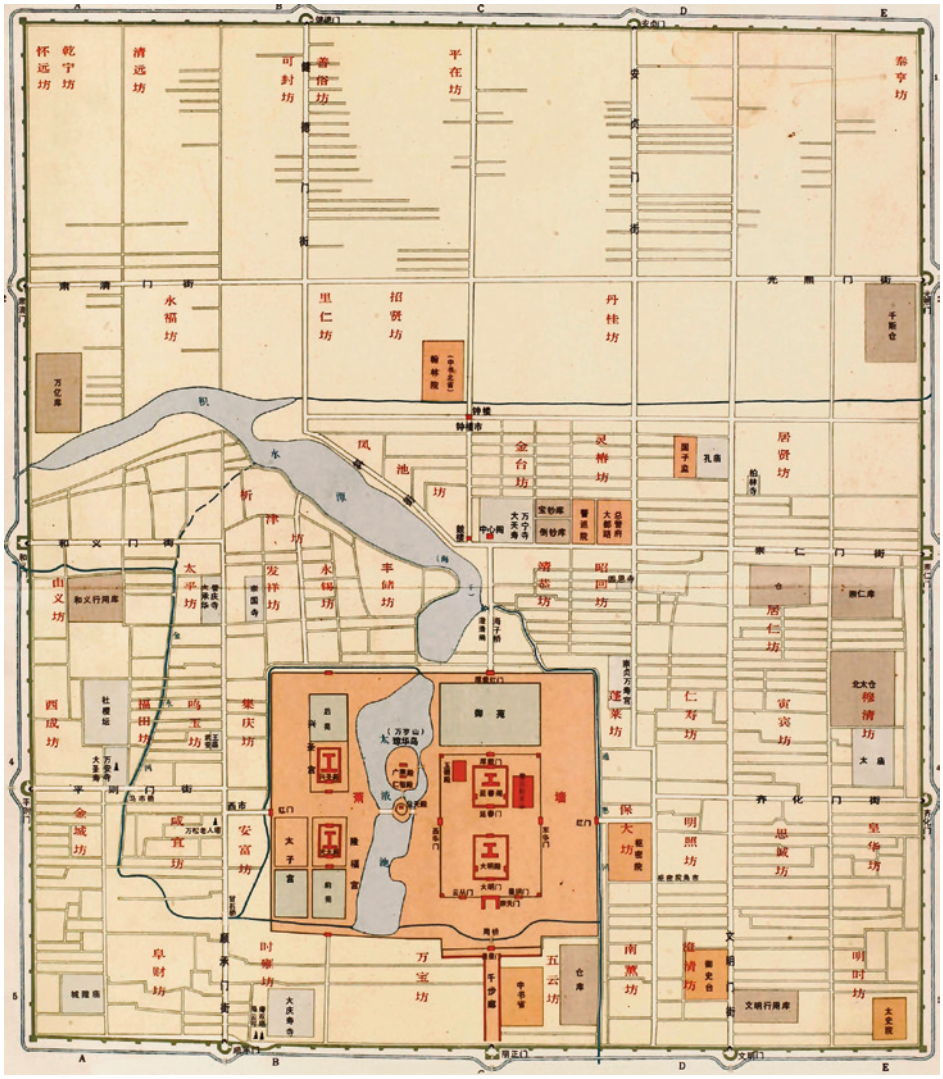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下诏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兴建北京皇宫和城垣，其建筑布局规划处处到位，等级、制度的体现细致入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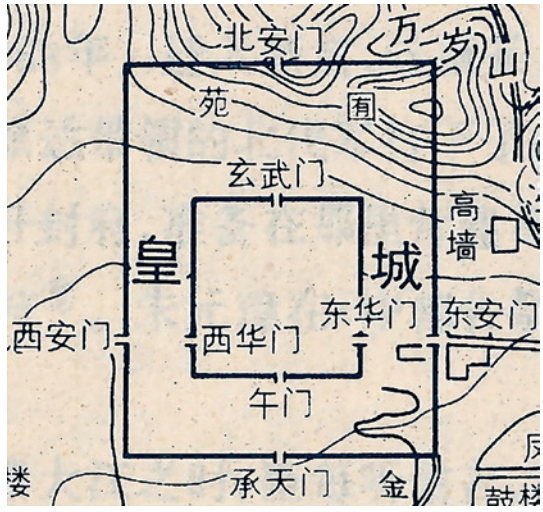
下诏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兴建北京皇宫和城垣。这座北京宫殿（后来的紫禁城），朱棣要求仿南京宫殿的规划建造，建筑材料自不必说，都是全国各地开采来的名贵木材和石料，建筑布局规划更是处处到位，等级、制度的体现也更加细致入微。

相比南京宫殿的营建，永乐朝建造的这座宫殿有三个优势：一、有南京宫殿从初建到完善的历史过程为借鉴；二、有元大都的旧有规划创造的良好条件；三、营建周期长（自永乐四年至永乐十八年，修了十四年），有利于具体设计的周密实施。有了这三个优势，永乐大帝建造的这座北京宫殿自然成为了一座「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明成祖实录》）的新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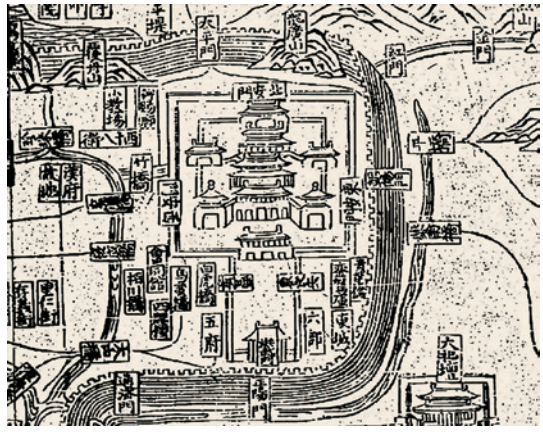
自皇城的外门大明门（清代改名大清门），经皇城正门承天门（清代改名天安门）、宫城外门端门、宫城正门午门、大朝之门奉天门（清代改名为太和门），直到内廷正门乾清门，这一区域称为紫禁城的外朝中路区域，该区域与东、西路的文华殿、武英殿区域，共同构成了紫禁城的外朝区域。永乐朝紫禁城外朝区域的规划不仅十分到位，而且于诸多细致入微之处巧妙地体现了等级与礼仪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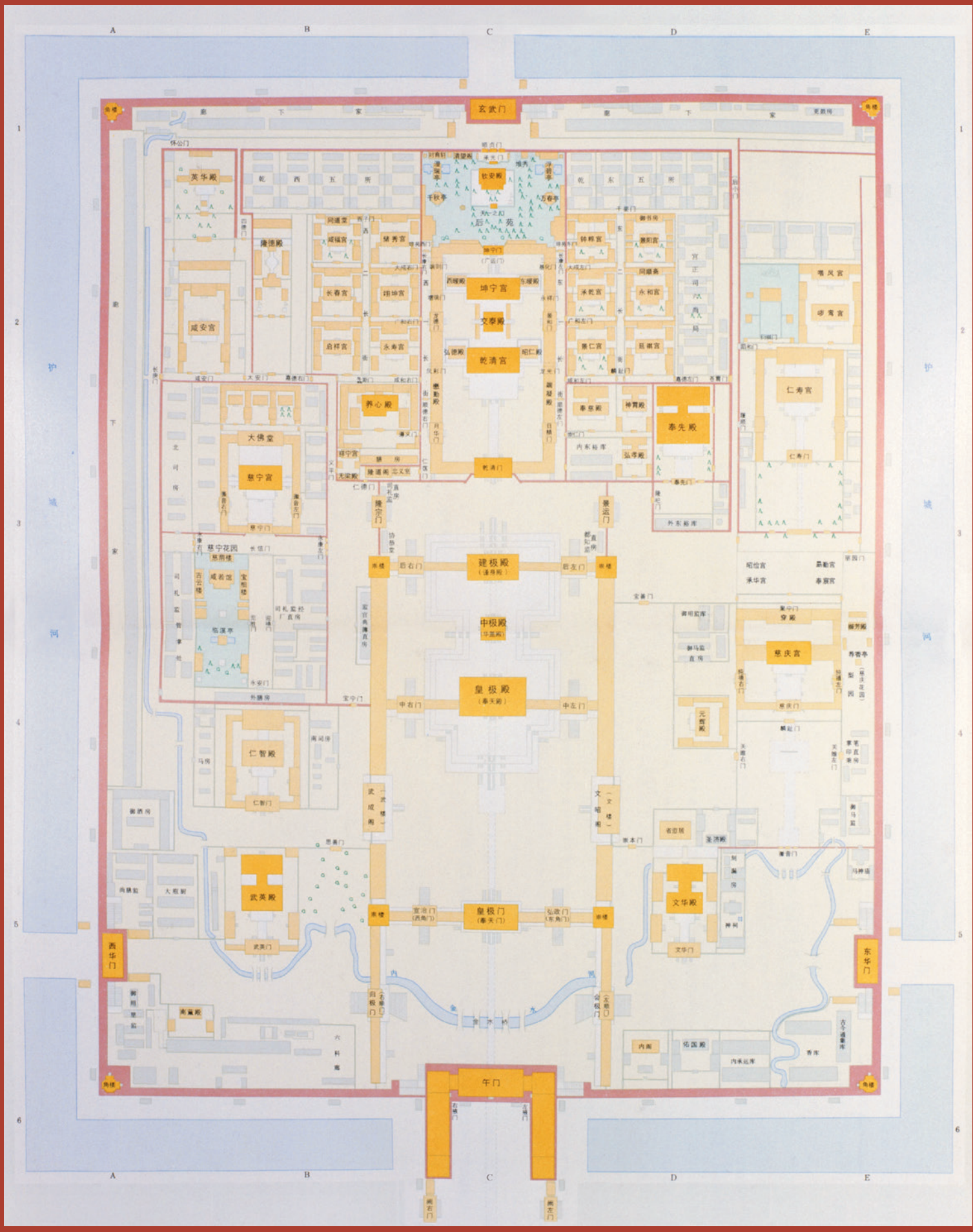
元大都示意图
图片转引自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明中都皇城示意图
图片转引自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



洪武二十五年改造后的明南京皇城图
图片转引自【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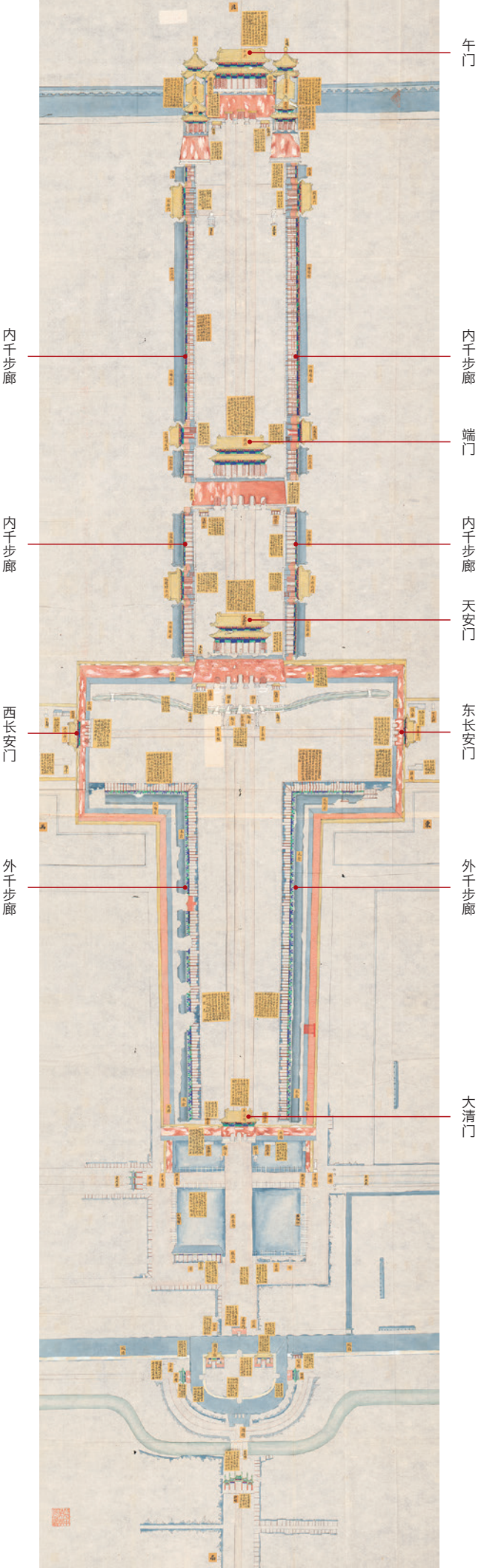
明朝中后期紫禁城布局结构示意图

此图转引自侯仁之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图色有调整），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外朝中路

大明门与长安左右门
——皇城前的政治中心

大明门为砖石结构，门开三洞，中为御门，左右侧门为王门。正对中门是通向国门——丽正门（正统朝改名正阳门）的御道。关于国门，社会上有不同说法，有认为大清门是国门的，也有认为天安门是国门的，按有关制度考察，国门应指都城门，明清两代并无不同。详见拙著《「五门三朝」与明代宫殿规划的若干问题》，《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二辑）》，一九九七年。门内左、右为千步廊。



阅读链接

千步廊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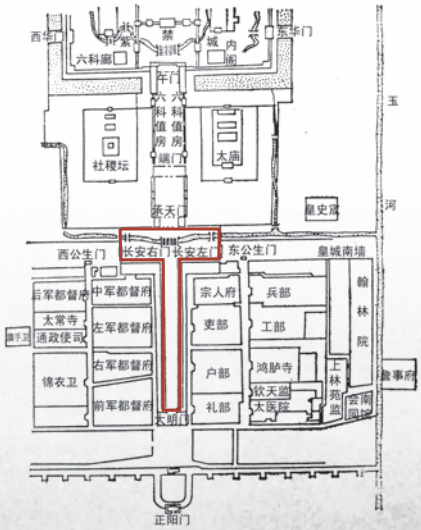
◎ 千步廊是皇宫御路旁的廊房建筑。唐代西内（长安太极宫）既有东西千步廊，也有南北千步廊。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卷六载：“甘露门内甘露殿……殿门外有东西永巷，东出横门又东有日华门，西出横门又西有月华门，院北有东西千步廊。……延嘉殿在甘露殿西北……延嘉东有紫云阁，阁西有南北千步廊。”金代汴京大抵依宋朝之旧，“丹凤门中间禁路两廊，千步廊尽处向东一屏墙，向南一大门即太庙门”。元大都千步廊则设于皇城外门“棂星门”与都城正门“丽正门”之间，长七百步。这样长的一条大道，用两列廊房夹束起来，既免于空旷之感，又增加了森严气氛。

◎ 明代千步廊除在大明门内两侧各建连檐通脊的一百一十间廊房外，还分别折向东、西，各建朝北廊房三十四间，外面围以红墙，与两长安门的垣墙相接，在皇城正门承天门前形成一个“T”字形广场，成为皇城前的特殊禁区。

清代绘制午门前至正阳桥牌楼拟修各工情形立样全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安门（明代称承天门）、东长安门、西长安门、大清门（明代称大明门）的位置关系，和明代基本一致

大明门体量虽小，礼制地位却非常重要，除祭天、纳后、发引等最高祀典及吉丧大礼，即使是两旁的侧门日常也从不开启，日常典礼皆由两侧的长安门承担。

长安左、右门又称东、西长安门。横贯东西的长安街是利用元代「顺城街」改造而成的街道，因被分割于两长安门左、右，故分别称东长安街和西长安街，是百官上朝的主要途径。由于这条道路的中段被T字型广场阻断，东城和西城间的日常交通非常不便，南部只能绕行江米巷，北部取道北安门（清代改为地安门）外，但这一格局却有效地控制了这里避免成为闹市。



明北京承天门至大明门间「T」字形宫廷广场（标红框处）
图片转引自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两长安门也是门开三洞，中门用于相关典仪及皇帝行走，百官上朝从两边的侧门出入。凡皇帝发布的重要文诰，在承天门宣读后，由东长安门（长安左门）中门出，送至礼部，再颁行天下。皇帝大阅、亲征、视学也由东长安门出。明代盛行科举制度，经殿试以后公布的「黄榜」由礼部官捧出，鼓乐前导出长安左门外张挂。

西长安门与东长安门不同。西长安门内的千步廊拐角处，每年举行两次大审。一在小满后，由刑部会同都察院、锦衣卫审拟具奏，这时决遣的都是罪行较轻的犯人，称「热审」。一在霜降以后，是由三法司会同五府、九卿衙门并锦衣卫各堂上官及科道官逐一审录的大审，称「朝审」，都是重犯。被判决的死囚，从西长安门出押赴刑场。除此以外，征伐胜利在午门举行的「献俘仪」，俘虏也由西长安门的北侧门进、北侧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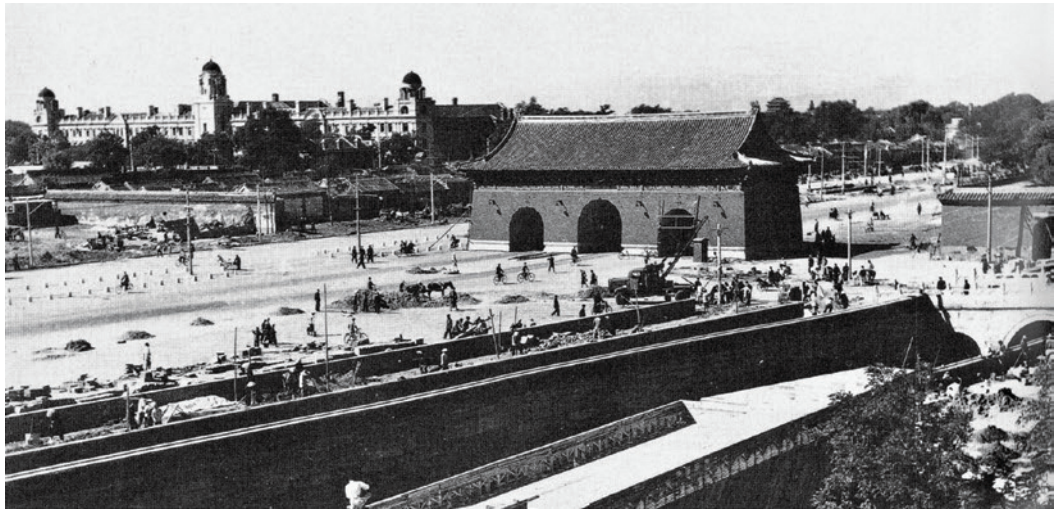
大明门与长安左右门正是以这样的规划体现了封建王朝建筑法式中的政治特征。

继承于明代大明门的大清门
摄于一九〇一年





建造国庆观礼台时的东长安门旧影
摄于一九四九年
图片转引自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旧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九九六年，页九二



建造国庆观礼台时的西长安门旧影
摄于一九四九年
图片转引自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旧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九九六年，页九二



明　仇英（传）　观榜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全卷纵三四・四厘米　横六三八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描绘了明代士子在发榜之日于长安左门观榜的情形

承天门与外金水桥——完美协调成一体

承天门（今天安门）是明王朝颁布诏书的场所，在整个封建皇朝的政治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进行修订后的诏书颁布礼制，诏书要置于云盖中，送至承天门上宣读，读毕再用龙杆缀以丝绳系下（清代改为用金凤形状的饰物衔下），礼部官员承接，颁布天下。

以建筑本身考察，北京宫殿不仅一如南京宫殿规划建设了内、外金水桥，而且内、外金水桥的建筑风格也证明二者是属于同一时期的建筑。总高度达到三十三点七米的承天门共有五个门洞，居中的门洞最高最大，紧靠中门的两个

阅读链接

认为承天门不是门楼是牌坊的错误认识

◎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永乐朝初建北京时的承天门是一座黄瓦飞檐的木牌坊，由工匠删祥设计。 这是不太可能的。

◎ 首先，按布局考察，永乐朝营建的北京宫殿，从大明门至午门，以承天门及其广场为界，南北纵对分为内、外千步廊。其间的承天门和端门不仅与千步廊的空间设计一致，而且从长达十四年的建设过程来看，“弘敞壮丽过之”的北京宫殿唯独承天门比南京的要小且只是一座黄瓦木牌坊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 其次，依据洪武二十六年修订后的诏书颁布礼制，“牌坊”是无法承担相关诏书宣读、传递的功能的。

◎ 此外，如果永乐朝建造的承天门是牌坊式建筑，那么不仅端门无从超越承天门，东安、西安、北安三门也不可能是更高等级的建筑，这样一来，北京宫殿不仅首先在门制上全面低于南京宫殿，其“弘敞壮丽过之”也难如其称。



清　庆宽　载湉大婚典礼全图册第九册（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中礼部官员将皇帝大婚诏告天下的诏书捧到天安门（明代为承天门）城楼上，宣诏官宣读诏书后，将诏书放在朵云盘中，系好彩绳，衔于木雕金凤口中缓缓放下，礼部官员跪接。此过程称“金凤颁诏”。

阅读链接

外金水桥的称谓

◎ 外金水桥一共有七座，主桥及左右成对的桥各有不同的称谓。

◎ 中间的主桥桥面最宽，专供皇帝通行，称为御路桥，或简称御桥；御路桥左右的桥供王公大臣通行，叫王公桥，简称王桥；王公桥外侧的桥（边桥）供文武官员通行，叫品级桥；在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社稷坛（今中山公园）门前的两座桥比品级桥还窄，叫公生桥。

◎ 与上述制度一致的还有华表和石狮。承天门外共有一对华表、两对石狮。华表分立于墩台内外，石狮踞于桥的前后两端，历史位置（现在的位置是展宽天安门前石板路时移动过的）是在中央三门和三座石桥两侧，东、西两座边桥及边门以里，不仅华表柱上的云板、云头相对指向中间，门前的石狮也同华表一致，与两座王桥的外侧望柱共同组成两条特殊的制度线。



天安门（明代称承天门）前金水桥旧影
摄于二十世纪初

天安门（明代称承天门）旧影
摄于一九一〇年～一九二〇年
可以看到外金水桥华表及石狮的原始位置，这一位置自明代至清代都未有改变



门洞略低，最外侧的两个门洞最矮；正对门洞的五座石桥，也是当中的御桥最宽最长，其他四桥依次递减。

《易·乾》云：「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重檐歇山顶的承天门，面宽九间，进深五间，门开五洞，不仅处处体现了「九五之制」的内涵，五座石桥的建造，更是制作精良，设计缜密，表现了少有的制度特征。当中的御桥为雕龙望柱，由十九块栏板组成，其中跨河九块，两端各出五块，也成「九五」之数，其他四桥的栏板则各为十七块（跨河九块，两端各出四块）。这四座石桥，望柱的柱头虽然都使用的是「二十四气式」（即火炬形的望柱柱头上面刻有二十四道阴线），但居中位置的两座王桥外侧的望柱均比内侧望柱高五厘米左右，这样一来，与最外侧的两座边桥有了明显的差异，既与门洞形制相合，又体现了石桥本身的制度特征。

由此可以看出，承天门的华表与石狮，作为皇城正门的标志，体现出的是以帝门和御桥为最尊，以居中三门和三桥为主，等级上严格区别于外侧两门及两桥。

南京承天门的门楼面阔只有五间，扩为九间的北京承天门，不仅建筑体量与内、外千步廊的空间设计一致，而且门、桥相承，制度同一，与华表和石狮共同构成了一个完美协调的整体。这些都证明承天门是一座经过全面规划、整体实施的建筑。因此，北京承天门通过门洞、石桥、华表、石狮的整体结合来全面反映政权观念，不仅成为封建礼制的完整载体，也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中通过整体设计来突出礼制观念的杰出建筑。

外金水河还有防御的功能。原始的外金水河，五座石桥之间连以三块栏板和四根望柱，东、西边桥外侧，沿河两岸各以十八块栏板外加垂带（即垂带石，台阶两侧随着阶梯坡度倾斜而下的部分，多由一块规整的、表面平滑的长形石板砌成）形成一段护河栏，除此之外一直至东、西长安门，沿河再无任何遮挡。现在所见的外金水河两岸均有河墙，是清代添建的。



外金水桥两侧栏板端部与后砌的河墙
李钧　摄于一九九六年



天安门（明代称承天门）前华表、石狮旧影
摄于一九〇〇年

端门：皇宫与宫城的分界

承天门后的端门，建造制度与承天门相同。历史上，凡是宫中正门都可以称端门。明代的端门性质与大明门类似：承天门是皇城正门，大明门是皇城的外禁门；午门是宫城正门，端门是宫城的外禁门。承天门位于内千步廊之始，端门夹于内千步廊中部，也是两门体量相当、制度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明初的南京宫殿没有外禁垣，宫城称皇城，外禁垣设立以后，统称皇城不加区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永乐朝北京宫殿的营建。洪熙朝以后逐步形成内、外皇城的划分——宫城称内皇城，外禁城称外皇城。嘉靖朝宫城改称紫禁城，外禁垣称皇城。虽然如此，由于明代「皇城之内皆属禁地」，所以即使在紫禁城名称出现以后，也极少单独使用，大多仍统称皇城不加区分，只是在守卫制度上，端门与东、西、北三面的各座「上门」构成同一体系。

端门作为皇宫与宫城的分界线，在明代具有许多不同的典礼功能。明初凡郡县所举诸科贤才至京者，引至端门庑下令四辅官、谏院官考察，以观其才能。藩王来朝及回国，在端门祭真武神（后因礼节太繁废止）。因太庙正门在承天门与端门之间，明代梓宫发引，于端门外行辞祖（后改称朝祖）礼。

端门旧影
摄于一九一三年



午门与内金水桥的对应与统一

在明代皇家建筑中，无论宫城内外，也不管等级多高，包括城门在内，凡是门基本都是歇山顶，就连地位特别重要的大明门、承天门和奉天门也不例外，只有天坛大享门、太庙戟门和紫禁城的四座城门等特殊建筑为庑殿顶，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紫禁城城池地位的崇高。虽然如此，四座城门本身又各有差异：午门体量最大；玄武门为宫城后门，东华门和西华门俱为侧门，所以三座城门不仅体量均比午门小，额枋下也不用雀替。雀替对皇家建筑来说虽不是衡量建筑等级的重要标志，但在这里却成为三门与正门的一个显著区别。



午门南面旧影
摄于一九〇〇年
午门中央的门为帝门，两侧为左、右王门，东西雁翅楼向伸出部分的墙内侧有两个小旁门，为掖门。由于掖门位于侧面，所以从正面看午门是看不到它们的



午门北面旧影
摄于二十世纪初
从午门北面可以看到午门确实是有五座城门的，而从午门南面正面看却只能看到三座城门，这就是建筑界经常提到的“明三暗五”的布局



清人绘　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之平定回部献俘
纸本设色　纵五五・四厘米　横九〇・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所绘为大捷之后，在午门举行献俘礼的盛况

午门作为皇宫正门，平面为凹字型。因为两掖门建于墩台与两观（宫门前两边的望楼）的夹角处，所以迎面只有三个门洞，里面为五门并列，也就是建筑界经常提到的「明三暗五」的布局。

阅读链接

掖门的讲究

◎　明代规制，作为皇宫正门的午门，中央门为帝门，两侧为左、右王门，百官上朝从左、右掖门出入。到了清代，除帝门以外，王公大臣走右王门，文武百官行左王门，大朝之外，掖门不开启。所以东、西两座掖门的使用率在明代远比后来的清代高，这就是明代最初设计这座皇宫时，掖门较王门等级低，帝门、王门都设有门钉九路九颗，而掖门门钉只有八路九颗的主要原因。

◎　实际上午门的制度特点远不止此，该门内侧的五个门洞除了高矮、宽窄与承天门和端门制度一致，两掖门的入口不仅比左、右王门略小，内门洞也偏于东、西以远，并与内金水桥及其广场形成制度与功能上的对应与统一。

奉天门及其广场
——为大朝典礼而规划

奉天门（清代改称太和门）前的内金水河是宫中河道最宽之处，左右对称，曲折如弓，仅两端处略窄。架于弓背处的内金水桥，由于属于宫内桥，体量比外金水桥小。桥身的长短、宽窄略如其制，御桥仍为雕龙望柱，栏板数目已不再追求「九五」之制，各桥栏板的长度差别也没有外金水桥那样明显，仅在数厘米之间。五座内金水桥跨河栏板均为七块，御桥于两岸各出三块栏板外加垂带，其他四桥均各出两块栏板外加垂带。两座王桥的望柱没有内、外两侧高矮不同的变化，而是通过加大两座边桥（最外侧的两座桥）与王桥的距离来实现与外金水桥相同的制度区分，并形成了内金水桥与外金水桥布局的不同。

承天门前的外金水桥，各桥之间均以三块栏板和四根望柱为间距，桥距相等。内金水桥则是御桥与王桥之间各以四块栏板五根望柱为间距，栏板长度大体在一点四之一点五米左右；王桥与边桥相隔五块栏板六根望柱，栏板的长度在一米七至一米七五之间。

太和门（明代称奉天门）广场上的内金水桥



除以上具体差别以外，内、外金水桥的最大不同是在布局设计的指导思想上。承天门是皇城正门，皇帝发布的重要文诰均于门上宣读，然后布告天下。但是明初的南京宫殿承天门楼的增建及金水桥的改建较晚，故最初诏书案是设于午门外，制度完备以后才改于承天门上宣读，百官跪于桥南广场。北京宫殿的总体布局属一次营建完成，在营建之初便确立了承天门的礼制功能。另外，承天门外金水河同时有一种防卫功能，故除了边桥两侧的一段护栏以外，沿河两岸无其他遮挡。奉天门前的内金水河则全部以汉白玉栏板为饰，直接东西两庑泊岸。

内金水桥北的奉天门，是明朝皇帝举行常朝典礼的地方，门内的三大殿是举行大朝典礼的场所，所以奉天门又称大朝门，皇帝在此坐朝听政称「御门听政」，百官站班于桥北。其他典礼，如帝、后上尊谥，百官则素服于金水桥南，面北俟立，册、宝舆将至，百官跪迎，册、宝舆从桥上通过以后，百官起身，随行至「几筵殿」行礼。因此，内金水河实际是把奉天门前广场分成南、北两个部分，桥南的部分就有了类似承天门广场的作用。明代梓宫发引，行至午门内要举行遣奠仪，地点就在内金水桥南的外广场。另外，由于北面是举行朝典的场所，当中的御路只有皇帝才能行走，因事需横穿广场的人，一律绕道桥南的外广场偏南行走。这样，内金水河又成了捭划内外、严肃礼制的界河，奉天门前的广场也因此分为两个功用完全不同的区域。

明代规划的奉天门及其内外广场共有五座门禁。迎面三门在桥北，东、西侧门虽然开在两庑中间，位置则在河道以南的外广场。内广场的奉天门前有两尊铜狮，这两尊铜狮，既不像内宫门的铜狮那样摆在中门两侧，也不像承天门那样摆在居中三门的两边，而是置于门的尽端。这是因为在明代这里是举行常朝典礼的地方，其左右还有东、西角门（嘉靖朝改名弘政门和宣治门，清代改名昭德门和贞度门）的缘故。奉天门前的三道台阶不是供常人行走的，宫中传制、遣使、持节、进表由东阶上下，只有随驾伞盖、仪仗才能从中阶两旁行走，百官奏事俱由东、西两端的侧阶进退。因此，奉天门前的铜狮位置虽然偏于门的两端，具



体位置又是在东西侧阶以里，但起到了入班、出班的界划作用。

除了铜狮，奉天门前还有两件引人注目的陈设，一件是左边的石亭，一件是右边的石匮。这两件摆在常朝之所，又在铜狮以里、班位之前的构筑物，显然并非一般陈设，可明清两代官修书中却皆无记录。

奉天门东侧的石亭，与天坛斋宫的时辰牌亭形制相类，不同处只在于时辰牌亭为龛式雕作，此亭则南北通透。亭的内部，上下各有石槽，上槽深，下槽浅，而且槽不通宽，两边各留指缝，显然是为置放板状之物而设。其使用原理，与现代书柜安放玻璃推拉门的方法极为相似，上送下落，立而不倒，取置随宜。亭的下部则为两步台阶，供人上下。以其所处位置及使用特点析想，古人首敬天时，当时只有历书。此亭陈于常朝之所，用于置放常朝之日的历牌，堪称得所。且因其亭南北通透，牌面双刻序日，因时置换，金台上下皆可得观，至属方便，故推识其为「历日牌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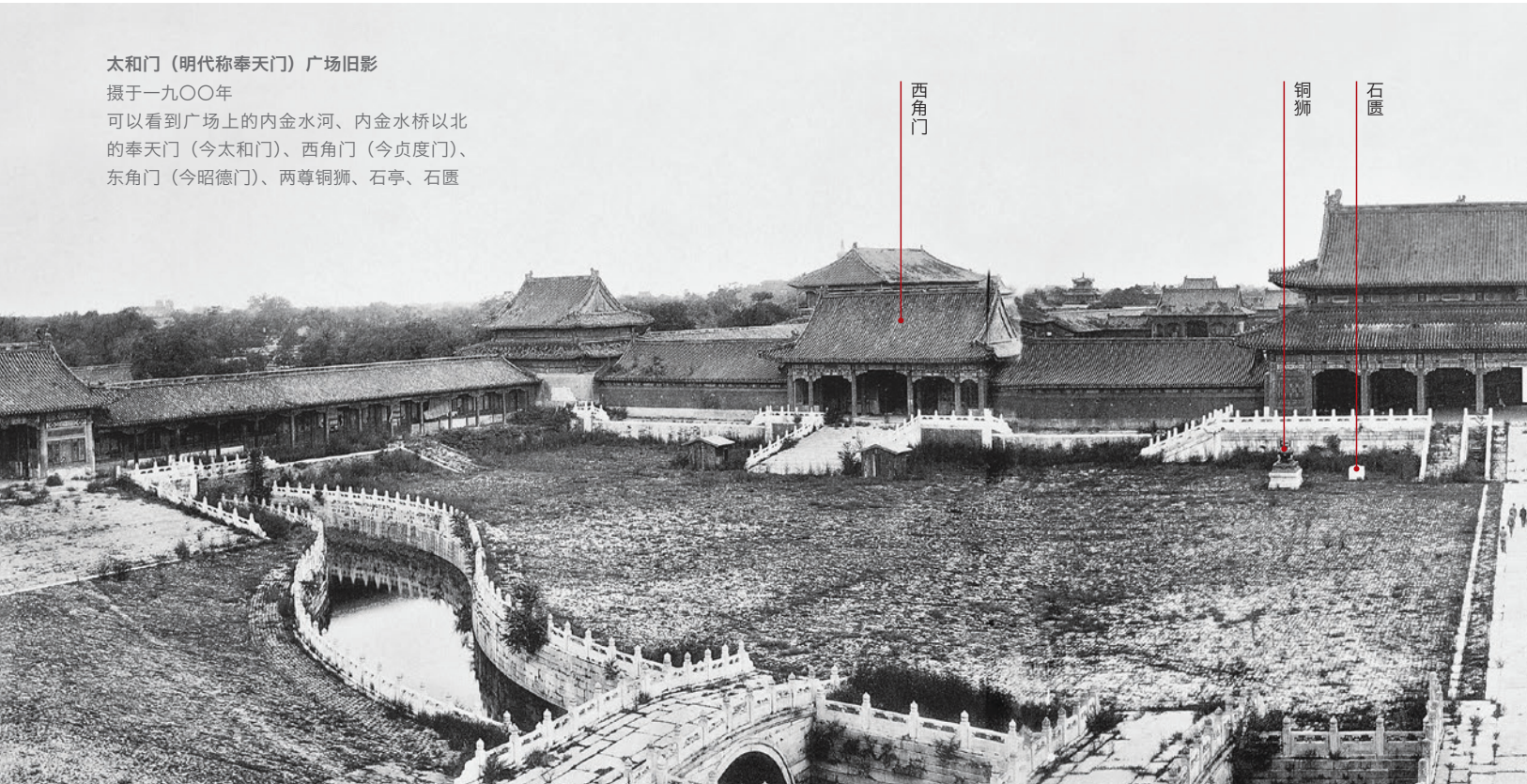
与石亭对称的大石匮，上为龙钮石盖，下为琢有子口的方函。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古代帝王举行告祭之礼，除了祈祷平安，亦求岁丰。宫城前方，左宗庙、右社稷亦源于此。清代英和《恩福堂笔记》曾记纪昀（谥文达）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认为与石亭对称的石匮是嘉量，即存放粮食以寓「民以食为天」。但穆彰阿（号鹤舫）曾亲自上前看过认为石匮是打不开的，所以他认为纪昀之说不准确。又有说法认为石匮是「石室金匮」——秘藏重要文书用的。其实，「石室金匮」虽素为朝廷所重，但并非固藏不用、永不开启，是有晾晒制度的。此石匮置于露天场所，并无屋宇遮挡，且盖不能启，并不具备「石室金匮」的应有功能。两说相较，笔者更倾信于前者。

阅读链接

《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的奉天门前的石亭、石匮

◎ 太和门外，东为石亭，西为石匮。一日上自天坛还宫，见之，以问南书房翰林，莫知其名。或以语彭春农，春农举《阅微草堂笔记》中云，曾闻之督三殿工者，言其中多朽粟，纪文达公断以为嘉量。后穆鹤舫亲往视，以告春农，言“匮之盖非构架不能启，文达之说亦未确”。春农曰：“地近起居注，其石室金匮之意乎？”

——【清】英和《恩福堂笔记》卷上



太和门（明代称奉天门）广场旧影
摄于一九〇〇年
可以看到广场上的内金水河、内金水桥以北的奉天门（今太和门）、西角门（今贞度门）、东角门（今昭德门）、两尊铜狮、石亭、石匮



太和门（明代称奉天门）前的石亭



太和门（明代称奉天门）前的石匮

位于奉天门左右的东、西角门，在明代有着与奉天门相近的地位。东角门（今昭德门）是皇帝便召大臣议事的地方。（弘治以后始改为在「平台」（今保和殿以东后左门）举行）南京宫殿的东角门，洪武时除便召大臣以外，还于此赐土官、藏僧等宴，建文帝「削藩」的策略也是在东角门议定的。永乐皇帝登极后同样继承了在东角门召见大臣的制度，后来为了议事方便，索性「开内阁于东角门」，奠定了早期明代内阁的基础。

西角门（今贞度门）是明代「宅忧」（父母丧事期间）御朝之所。明初太祖之世，朝参（上朝参拜）官员赐坐，六部侍郎、十卫指挥、应天府尹、国子祭酒、翰林院官、谏官、佥都御史等坐西角门。朱元璋去世，朱棣「靖难」，建文朝事遭革除，丧葬之制不传。朱棣登极，永乐五年（一四〇七年）仁孝皇后（朱棣的元配皇后徐氏）薨，朱棣在丧期及忌辰都是在西角门视事听政，以后遂成定制。朱元璋在世时，孝慈高皇后（朱元璋的元配皇后马氏）丧仪是于后右门（今保和殿以西）行奉慰礼（帝、后忌辰，百官列班进名拜慰天子或皇太后），永乐朝奉慰礼则改于西角门举行，直至明终。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年）淮安、徐州及山东境内「民多乏食」，尚未除服（即除去丧礼之服）的明仁宗（朱高炽），于西角门召杨士奇等议事，令「悉免夏粮及秋粮之半」。当时命杨士奇即时草诏「无须部议」的举措，即成文于西角门旁的西角楼内。



昭德门（东角门）旧影 摄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此处是明初皇帝便召大臣议事的地方



贞度门（西角门）俯瞰旧影
摄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此处是明代“宅忧”御朝之所

左、右顺门
——午朝和晚朝之所

位于奉天门广场东西两庑间的左、右顺门（嘉靖朝改名会极门和归极门，清代改名协和门和熙和门）与东、西角门不同。明初国事繁忙，皇帝勤政，以洪武、永乐两朝为盛。政事繁忙时多至早、午、晚三朝。早朝为例行之朝，赴者众，午朝和晚朝以相干衙门或有事奏请官员为主，人员较少。

午朝和晚朝的地点或在左顺门或在右顺门，《殿阁词林记》以「永乐中，午朝御左顺门」，「晚朝或御右顺门」（《殿阁词林记》卷一二）概而言之。景泰朝复「议设午朝」并定于左顺门举行，晚朝渐废。

阅读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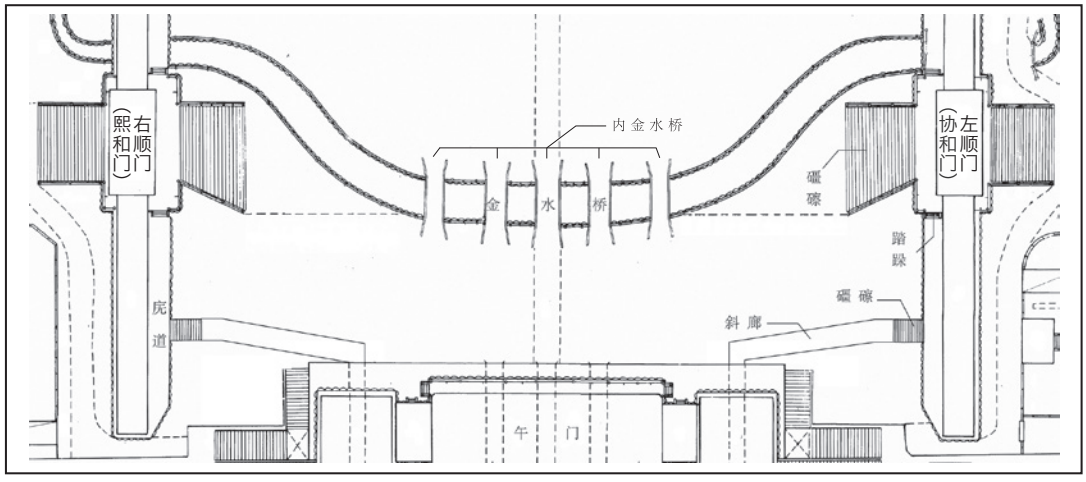
洪武、永乐朝关于午朝和晚朝的规定

◎ 洪武二十九年定：凡晚朝，惟通政司、六科给事中、守卫官奏事，各衙门有军情事重者许奏，余皆不许。

——【明】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十

◎ 成祖御右顺门晚朝，百官奏事毕皆趋出，召六部尚书近臣，谕之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卿等有所欲言，可就从容陈论，毋以将晡朕倦于听纳，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时与卿等商确……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于晚朝来，庶得尽委曲。

——【明】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六



午门北面东、西掖门斜廊与外广场南部小礓磜示意图
底图源自《故宫平面图》，曹炳泉加工，谢安平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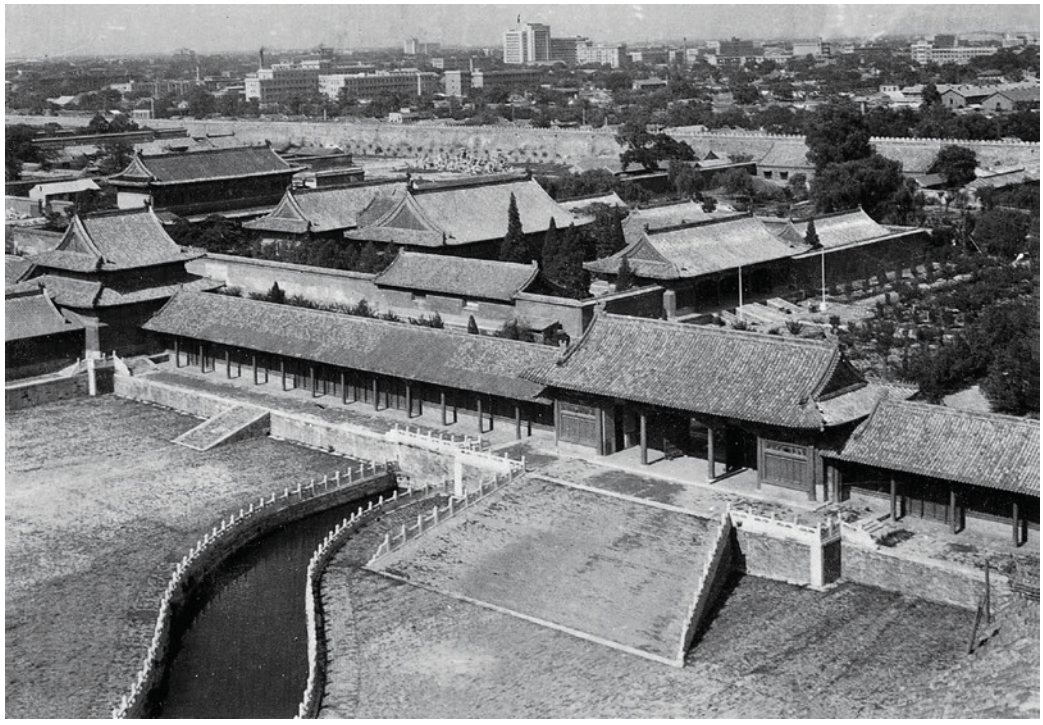
其后，午、晚两朝仅间或举行。

紫禁城中路的建筑，自奉天门起，除纵贯轴线的正门设主阶（供皇帝行走的御阶）、副阶（御阶两旁的阶梯，供执事人员行走）以及辟于内廷两庑间的侧门设踏级（日常用短台阶，如左、右顺门南北侧阶）以外，前朝区域的偏门与两庑间的侧门皆以礓磜（慢道的一种，即用砖石等的棱角向上侧砌成搓衣板状路，代替台阶）为道。这是因为明代朝典中的仪仗，包括御座、车辂、香案、表案，多临时陈设，门前赐宴之事也较清代为多（宣德朝始移于午门外）。以礓磜为道，既方便抬运人员行走，又利于车辇上下。但这些门的礓磜一般都是与大门正对，直上直下，只有左、右顺门例外。两顺门分对东、西华门的礓磜与其他门无二——两边与门垂直正对，但面对广场处则为不规则「八」字形。其中靠近河岸的北沿与大门成直角，南部则向外斜出，而且斜出角度几乎超过门座的角柱石外线，「八」字形的敞口也因此偏向桥南的外广场。这是因为两门在明初为午朝及晚朝地点的缘故。另外两门的南北各有分属内外广场的小礓磜，其中的外礓磜以斜廊与左、右掖门相接。午、晚之朝，面圣诸官即由位于南部外广场的小礓磜上下。左顺门北部的小礓磜用于皇子行「冠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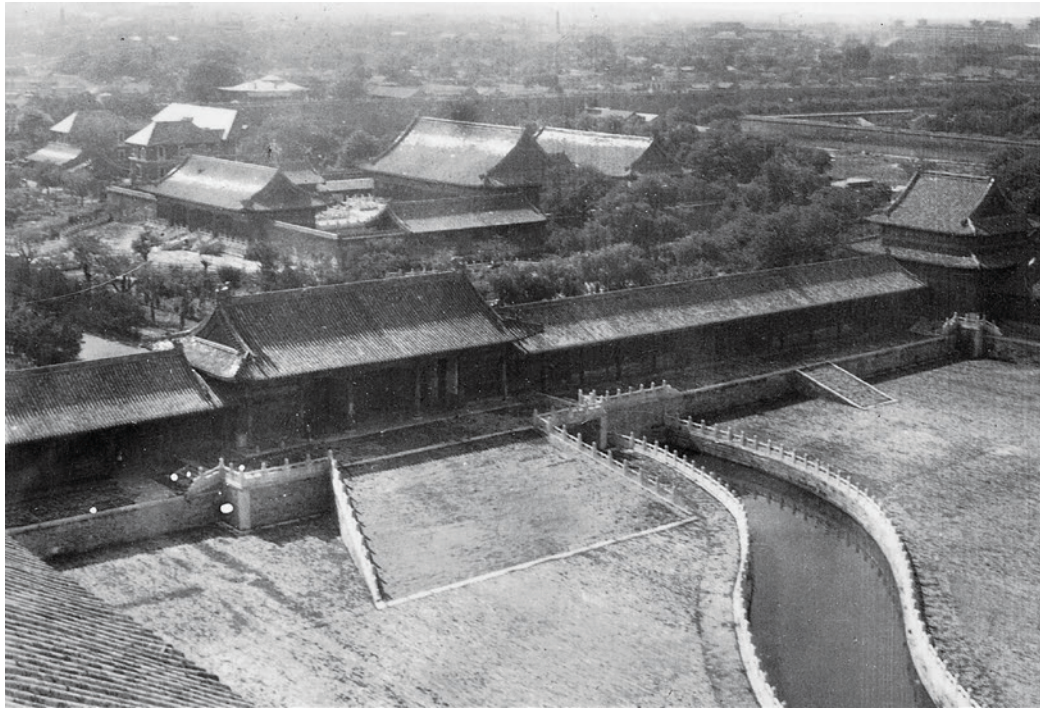
具有午、晚两朝功能的左、右顺门，因庑道（庑房前的行走空间）而与奉天三门相接的北部属于内广场，故两顺门平台的侧阶栏板也因此成不对称布局。南侧依踏步（即踏级）斜置一块栏板及垂带；北侧则随踏步斜置两块栏板，然后沿庑台（庑房的台座）向北平接五块栏板始加垂带。这种「北重南轻」的不对称布置，就成了内、外广场划分制度在庑台之上的一种延续，不仅突出了内、外广场的规划特征，还使左、右顺门与奉天门及东、西角门处于两个不同的政治分区中，起到了强化礼制关系的效果。这也是明代设计的奉天门及东、西角门位于河、桥以北，左、右顺门则处在河、桥之南的原因。这些极富意义的设计，生

动说明了当初的规划，不仅全面考虑了奉天三门与左、右顺门的不同地位，还充分发挥了内金水河对南、北两个广场的划分作用。

除了早、晚朝功能外，左、右顺门还兼诸多其他重要功能。地方机构的题本、奏本由通政司封进，在京衙署的折奏（包括内阁票拟）由左顺门转呈。其他如面召臣僚、传谕圣旨、册立后妃、册立东宫、册封亲王、受封谢恩、恭进实录、经筵赐宴、梓宫发引、神主祔庙、颁谥、叩祝、问安、疏贺等事宜皆有使用。



协和门（左顺门）俯瞰旧影
摄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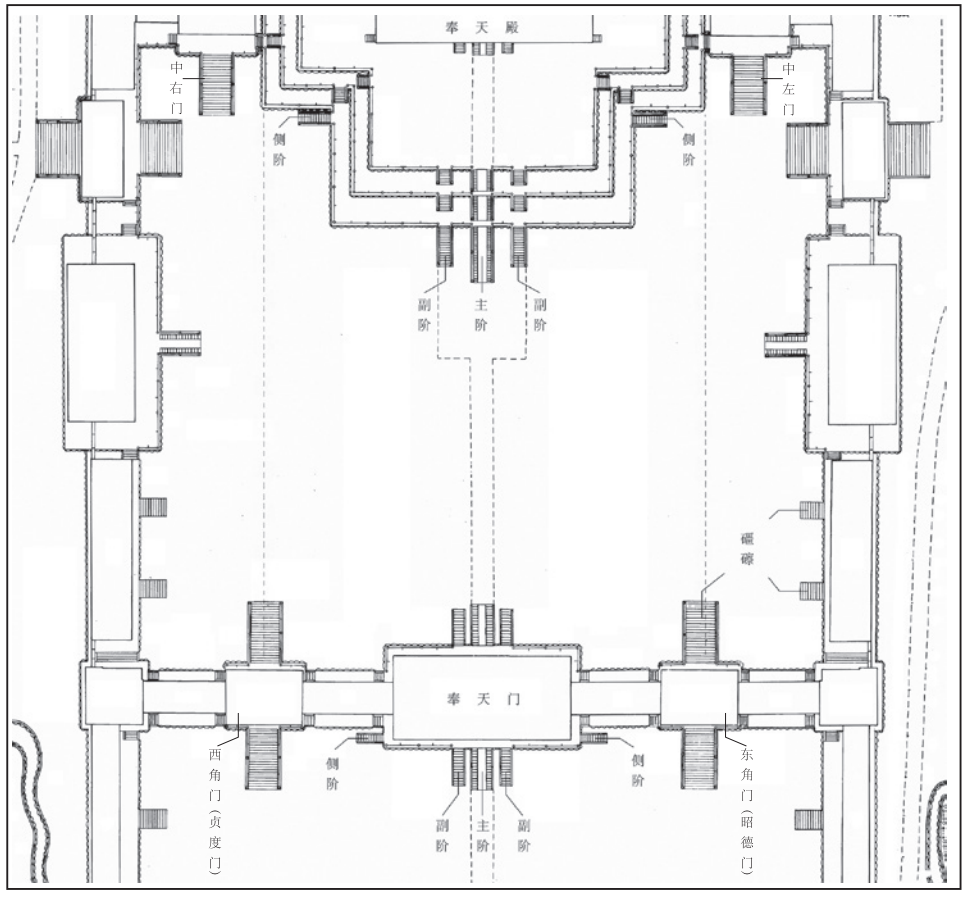


熙和门（右顺门）俯瞰旧影
摄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东、西角门
——不可越礼直窥

明制不仅有常朝御门，还有常朝御殿，亦称「朔望朝」。皇帝御门，百官行礼于奉天门广场。奉天门两边的东、西角门的作用就是在御殿之时供文官、武官进入奉天门广场（文官从东角门进入，武官从西角门进入）。因此，永乐朝规划的紫禁城，对朝所的设计有一非常突出的特点：东角门与西角门的中线并不与奉天殿两侧的中左门和中右门直对，而是交于三台（三大殿所高踞的三层汉白玉石台）外缘。这样，不仅守卫人员不能直对正朝，得窥后殿，百官经由此门入内时也踏行于朝庭外界，然后依侍朝班序入庭侍立。由于外朝门殿在明清两代屡经烧毁和重建，现存建筑虽然已经有了不少误差，但仍不难看出最初的规划关系。

明初的南京宫殿，于奉天殿墀道两旁立木栅栏，「命礼部置百官侍朝班序牌，大书品级，列丹墀左右木栅之上，令文武百官照级品序立侍班」（《明太祖实录》卷之二百八）。北京宫殿则是在建造过程中即于地面镶砌墩石，雁翅排开。从至今仍存的清代继承使用的「仪仗墩」来看，远比南京宫殿先进，并且形成更加完善的发展。明代列班标识已无实物可考，清代的「品级山」即其遗制。



奉天门两边东、西角门与奉天殿位置示意图
底图源自《故宫平面图》，曹炳泉加工，谢安平摹绘
可以看到，东角门与西角门的中线并不与奉天殿两侧的中左门和中右门直对，而是交于三台的外缘

阅读链接

常朝御门与常朝御殿

◎ **常朝御门：**即御门听政，又称早朝。明朝规定，文武官员每天拂晓到奉天门早朝，皇帝亲自接受朝拜、处理政事。

◎ **常朝御殿：**也是早朝，只是举办的地点比较多样，明代奉天殿、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都可以作为举行场所。

◎ 明初以后的早朝主要是御门听政（常朝御门），常朝御殿更多的应用于一些早朝外的临时会议，并不怎么举行。



清代继承自明代在太和殿（明代称奉天殿）前使用的仪仗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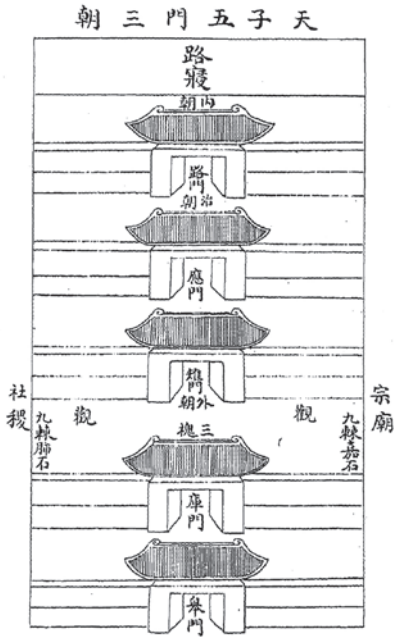


清代太和殿前的品级山

乾清门
——前朝后寝的分界线

古代宫殿「五门三朝」制度中的五门，郑司农注为皋、雉、库、应、路。郑玄释为皋、库、雉、应、路。五门之间为外朝（颁布政令、发布公告的所在）、治朝（讨论政事、制定国策的场所）、燕朝（又称路寝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三朝。明初南京宫殿，皇城正门为午门，大朝之门为奉天门，大寝之门称皇宫门，自外而内，制仅三门，其中午门无两观。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改造大内宫殿以后，增辟承天门和端门，改皇宫门名「乾清门」。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年），增建端门和承天门楼各五间，改建内金水桥，以承天门为皇城正门，大寝之门仍为乾清门，中则有端门、午门、奉天门，从而最终形成五门制度。明代宫殿的规划虽遵循「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布局，但洪武朝端门，午门，左、右顺门，东阁，文楼，武楼，文华，武英等殿，太祖皆有临御，惟以乾清宫召对为少。永乐朝宫禁森严，外臣无预内廷者，燕朝并于左、右顺门及武英殿等地区，政域之分也大体两途，以内金水河及左、右顺门为界，门桥以南统属前朝之地，工部司职也将左、右顺门迤北划为「内地工

程」。因此，明代对紫禁城的规划，虽然是以乾清门横街为界分为朝、寝两大地域，左右则以思善门和宝善门为枢纽（此二门今已不存）。不仅内廷之地外臣罕至，章奏批答也「外由通政司，内由左顺门」为转输，因此，明代乾清门除左右各为石房一间，并无奉天门左右的东西侧阶的制度。



清代《钦定周官义疏》记载的天子五门三朝图

阅读链接

“五门三朝”制度中“五门”的涵义

◎ **皋门：**“皋门者，以缓为义也……则门之远者谓之皋”。（【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三十八）所以皋门指王宫最外的一重门。紫禁城的皋门起初称承天门，顺治朝改建后称天安门。

◎ **库门：**《礼记·郊特牲》：“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太庙之命，戒百姓也。”郑玄注：“库门在雉门之外，入库门则至庙门外矣。”“库”有“藏”之意。紫禁城的库门即端门。

◎ **雉门：**《左传·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两观”即宫门前两边的望楼，这里特指大门左右两翼前展的形式。紫禁城的雉门即午门。

◎ **应门：**《礼记·明堂位》：“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孔颖达疏引李巡曰：“宫中南向大门，应门也。应是当也。以当朝正门，故谓之应门。”皇帝居此以应治，为治朝之门。紫禁城的应门即奉天门，后改为皇极门，最后定名为太和门。

◎ **路门：**路者，大也，路门为燕朝之门。紫禁城的路门即乾清门。

乾清门









文华门与文华殿
文华门及文华殿台明以下皆砖砌，也不以栏板为周饰



武英门与武英殿
武英门及武英殿均建于汉白玉须弥座上，四围通置栏板，周回环绕

外朝东、西路

文华殿和武英殿是明代紫禁城外朝东、西路最为重要的建筑，二者布局相似，但由于功用不同，建筑制度并不等同。此外，位于外朝东、西路的两座紫禁城的城门——东华门与西华门，其装饰构件的使用与其原始功用相一致，是永乐朝紫禁城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体现。

文华、武英二殿的区别对待

明初的武英殿是皇帝的便殿，文华殿是太子宫。由于太子与皇帝地位不同，导致二者的建筑制度也不等同，反映出了极大的等级差别。

武英门及武英殿均建于汉白玉须弥座上，四围通置栏板，周回环绕；文华门及文华殿台明（台基露出地面的部分）以下皆砖砌，也不以栏板为周饰。明初的武英殿为黄瓦建筑，文华殿则为绿瓦顶。

内金水河从武英门前穿过，门前有三座建造精美的汉白玉石桥，两岸的矮墙为汉白玉栏板；至文华殿区的内金水河，除从殿西绕后而行外，河道两岸也

改为砖砌河墙。

御阶石雕看等级差异

武英殿既是皇帝的便殿，又是斋居之所，门前御阶用云龙石雕；与中门相对直接正殿的丹陛桥也以栏板环绕。文华殿由于是明代太子宫，前后均无石桥，门前仅有的石雕也为「三元」，成为禁城现存阶石雕饰中仅有的孤例。三元即上元、中元、下元，分别代表岁、月、时之始。文华殿前阶石以「三元」为象，仅布祥云而无龙饰，按初制考察，是因只有皇帝才是「真龙天子」，太子虽为「国之大本」，只是未来的皇帝，所以龙身未现。端始待发的「三元」图案虽使文华殿吉祥不减，等级却远不能与武英殿并比。武英殿前不唯金水穿行，玉桥飞虹，门、殿、陛桥也是雕栏玉砌，螭首悬昂。

东、西华门
——用途决定门钉数

紫禁城的四座城门中，东、西华门的门钉数目不同，这是广为人知的，学术界也有过种种推断。同仁朱庆征考察，



武英殿门前金水河道及石桥
河道两岸的矮墙为汉白玉栏板



文华殿西侧河道 张林 摄
河道两岸为砖砌河墙



武英门御阶石雕 张林 摄
武英殿既是皇帝的便殿，又是斋居之所，殿门御阶用云龙石雕



文华门御阶石雕
文华殿是明代太子宫，御阶石雕以「三元」为象

门钉数目为「八路」者，并不只东华门一处，午门的两座掖门也是门钉各为「八路」，每路九颗，与东华门钉数目一致，处处体现了紫禁城设计的细致入微。

在古代，「九」是阳数中最大的数，也称「极数」，天子之制以「九」为大。皇家建筑的门钉一般都是每扇九路，每路九颗。午门的左右掖门及东华门的三个门洞，都是每扇只有八路、每路九颗。特别是东华门的门钉，引起论者许多关注。有认为是建筑过程中与玄武门门钉出现错用造成的，也有认为清代帝后死后经此门出殡，属于「鬼门」，所以用「偶数」。

门钉在官式建筑中是大门的装饰构件之一，使用等第极具制度性，施工步骤也不是由一个工种独立完成的。安装不仅要经过木工排当儿（定距离）确定眼位，还要经过油工的粉饰底色，打（刷）金胶油、贴金等工序。宫殿建造有一整套运作体系，上至工官、匠师，下至掌工作头及主役之人，所以出现错安之事是不可能的。后一种说法虽与清代丧仪一致，但清代大臣上朝，皇帝、太后出行或回宫也有走东华门的时候，并不专以「鬼门」而论，而且这也与明代初建这座宫殿的时的功用有所不同——明代帝后丧仪，梓宫发引是从午门出大明门。

东华门与西华门门钉的差异实际与东、西华门的原始功用是一致的。让我们来看一下东、西华门在明代的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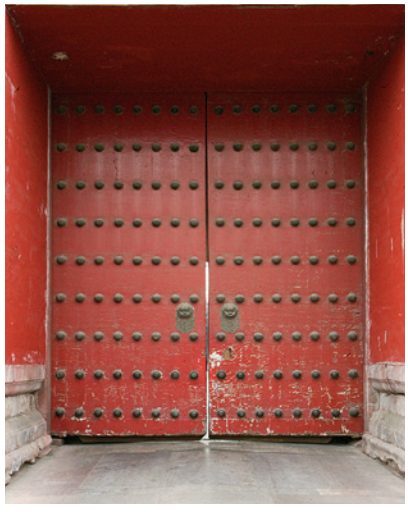
首先，明代东华门正对东安门，门外左为东苑，右为南内（今东华门外普度寺至皇史宬一带）。东苑（今骑河楼一带）无大营造，以元代垛场（物料集中堆垛存贮的官方货场）为之，始于永乐皇帝巡狩北京期间的永乐十一年（一四一三年），永乐十四年以后直至大内完成未再临御。南内于明英宗复辟以后的天顺朝才开始大加营缮。西华门正对西苑门，自大内完成即为皇宫至西苑的交通正途。从紫禁城建成一直到明朝灭亡，宫中喜庆、皇后千秋节等吉典，凡命妇朝贺，外命妇（卿、大夫之妻）都是从西华门入内；帝后告亡，外命妇哭临也大多由西华门进宫。

其次，明代宫中例选太监一率由东华门进。另外，明宫有许多朝鲜籍太监和妃子，朝鲜使臣来朝，随从人员欲与宫中交通讯息、传递物品，也由东华门通达。

明代朝廷举宴，内臣无有预（参与）者。英宗朝王振虽权倾天下，因限于祖制，颇以不能预宴而愤愤。英宗为显示对他的恩崇，特令「开东华中门」，许其「由中门入宫」作为慰抚。

此外，以死途言，明代惟妃嫔、皇子、皇女之丧，由东华门出东上南门或东上北门（二门今已不存）诣西山等处坟茔安厝。

因此，有明一代，凡内廷举行的吉、丧重典概以西华门为上，东华门则生死两途均与帝王无涉，特殊例外只发生在正统、正德两朝。一是英宗陷北，被尊为「大兄太上皇」，赎归时景泰帝敕礼



东华门门钉

部具迎接及朝见太上皇帝仪注，英宗只能入东安门，受百官朝见也只于东上北门受礼，英宗「复辟」从东华门赴奉天殿。二是荒于帝业，自封大将军的正德皇帝，为迎接出征凯旋的太监张永出过东华门。两事均非常制。此外，没有一个皇帝是由于礼制原因出入过东华门的。

最为典型是正德末年的明世宗继统之争。明武宗遗诏兴献王（孝宗之弟）长子朱厚璁继承统位，即后来的嘉靖皇帝。当时礼部拟仪：由东华门入文华殿先成太子之礼。但这位继承人滞留于宣武门外，坚称「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只能走大明门，否则就不进宫。为了解决僵局，宫廷被迫让步，同意他从大明门入内，才化解这一尴尬局面。其后，嘉靖皇帝生母兴献王妃入京，礼部具仪由「崇文门进东华门」，帝不允，命再议；改由「正阳左门进大明东门」，仍不从。最后还是嘉靖皇帝亲定其仪，「从正阳中门直入」，诸臣才「不敢复违」。

天子之制以九为大。英宗宠王振可为其立祠，却未敢废制令其与宴，而是许其由「东华中门」入宫；朱厚璁及其生母兴献王妃先后均以「继统不继宗」



东华门旧影
摄于一九〇〇年



西华门旧影
摄于一九〇〇年

为由拒绝从东华门入宫，证明东华门在永乐朝紫禁城设计中非帝后礼行之道，门钉较西华门减刹也是永乐朝紫禁城规制所使然。作为紫禁城侧门的东、西华门，虽分列东、西，体量相等，门钉数目却不相同，不仅不应是施工中出现错误造成的结果，而且应该是永乐朝紫禁城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体现。





明人绘　明英宗像轴

绢本设色　纵二〇八·三厘米　横一五四·五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英宗正统皇帝朱祁镇，为显示对王振的恩崇，特令「开东华中门」，许其「由中门入宫」作为慰抚



明人绘　明武宗像轴

绢本设色　纵二一五厘米　横一五六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为迎接出征凯旋的太监张永出过东华门

现存紫禁城由于木结构建筑的特点，加上灾异及使用需要的调整，没有修过、动过的建筑可以说没有，但就整体布局而言，则无根本改变。这不仅体现了永乐朝紫禁城规划的根本内涵，也是《日下旧闻考》所谓「宫廷制度不过量为修葺，而大概多仍胜朝之旧」的重要原因。建筑本身的「斟酌损益」，则并不始于清，明代已多有之，只是并未因此改变永乐朝紫禁城规划的内涵与属性，也因此反映了永乐朝紫禁城规划的影响。

明人绘　明世宗像轴

绢本设色　纵二〇九·七厘米　横一五五·二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进宫继承统位时，拒绝由东华门入文华殿先成太子之礼，宣布只走大明门，否则就不进宫